

工人村的泡粬西施

□陈斌

工人村离城不远,有三四公里,是一个人气很旺、环境不错的社区。以前这里是一家大型企业的职工家属居住地,后来进行了连片改造,但仍然保留了原来的老地名。

表妹一家人居住在这里。表妹快四十岁了,名叫张笑花,中学毕业后就一直跟着母亲做泡粬。

表妹这个人聪明、能干,说话、做事风风火火,一头乌黑的长发随意地披在肩上,几绺刘海轻盈地遮挡住额头,长长的睫毛有节奏地眨动着,清澈明亮的眼睛透着机灵劲,说起话来语速较快,双手灵巧地做着事情。工人村的人都说表妹的颜值很高,她的粉丝和追随者给她取了“泡粬西施”的雅称。

别看表妹做的是卖泡粬的小生意,可也是一个人生坎坷有故事的人。

说来话长,从前的工人村还是破烂的棚户区,她家隔壁住着比她大两岁的小伙伴刘强,两人自小青梅竹马,都是工厂的子女,一起在棚户区长大、读书。

后来,刘强考上技术学院,成为一名大学生;表妹名落孙山,与母亲一起做泡粬生意。虽说卖泡粬是小生意,但由于她家的泡粬色泽素净、软糯可口,生意一直很好,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

刘强大学毕业后,回到工厂工作。此时,两人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,很快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,一年后小两口又有了可爱的小女儿。

然而,好景不长,刘强在一次出差的途中遇上交通事故,撒下母女俩走了。

坚强的表妹一边拉扯着女儿,一边做着泡粬生意,日子也还过得去。

屋漏偏遇连夜雨,没过多久,表妹的母亲因病去世。这下只有她一人硬撑起泡粬店。

虽然泡粬仅仅是一种早餐食品,但制作工艺流程很复杂。表妹手脚麻利,尽管一个人操作泡粬制作的全过程,但忙而不乱。她严格遵循泡粬制作的传统工序,不偷懒取巧。她通常头一天中午将大米、糯米等浸泡晾干,之后研磨成浆。

浆磨好后,表妹又快速地将糯米放入甑子蒸熟。待蒸熟的糯米稍许冷却后,表妹便挽起袖口,用双手揉着蒸熟的糯米至软泥状,直到无籽粒,再将糯米团放入米、豆混合浆里面,充分搅拌均匀后加盖,让其在适度的环境中发酵。

做完这些,太阳已经西沉,倔强的表妹感觉有些疲惫,但容不得她片刻休息,便要接着做晚餐。女儿快放学回来了,吃过晚饭还要去学校上晚自习。

吃过晚饭,表妹立即着手第二天蒸泡粬的准备工作。只见她仔细地将当天用过的蒸笼等器具一一进行清洗,清洗好的蒸笼放在院内晾干。这个活儿一点都马虎不得,特别是蒸笼的垫帕,要反复清洗很多次,并用煮沸的开水进行消毒,晾干后才能使用,否则蒸出来的泡粬就会带酸味。

第二天凌晨四点左右,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的时候,表妹就起床,往一口大铁锅里面加满水,快速地打燃天然气灶,将院坝里的大蒸笼拎回放在锅里。趁锅内水还没煮沸的空当,表妹用一个大瓷盆在发酵好的混合米浆桶里,舀上满满一瓷盆米浆,加入少许炼化猪油,以及适量白砂糖,倒入打好的鸡蛋液,快速搅拌均匀。待一切准备妥当,大铁锅上的蒸笼也已冒着蒸腾的热气。

表妹再一次查看蒸笼,尤其是蒸帕下面的圆形蒸格是否稳固,确认无异常后迅速地将米浆舀入蒸笼的蒸器内,然



后盖上蒸笼盖,蒸上几股大气,甘甜味香的“荣昌泡粬”即告成功。

此时,东边天际已经露出鱼肚白,赶着上早班的人们已陆续来到泡粬店。表妹注视着第一拨客人的表情,只有得到客人赞许,她才放下心来,脸上露出成功的喜悦。

吃罢早餐的人们,带着一份好心情奔向四面八方,去忙碌自己的事情。表妹平静地看着他们散去,对这样的日子,表妹毫不厌倦,周而复始地这样过着。

有人问表妹:“你这泡粬店,还要开多久?”

表妹带着自豪的语气说:“荣昌泡粬是荣昌的标志性小吃,也是重庆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人们越喜欢它,就越证明生活的美好。我要把泡粬店一直开下去……”

随即,她用手示意我们看正在合龙的濠溪河大桥,又指了指对岸的西南大学荣昌校区,接着说:“这座大桥通车后,对面的大学生十多分钟就可以来店铺吃早餐,再也不用绕几公里路才能过来……”眉宇间,满满的幸福感爆棚!

(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)



在沱江越冬的中华秋沙鸭

□杨国琼

被浪花记住的珍禽
必定不同凡响
当自然保护的名录展开
你滑翔的轨迹
在湍急的谱系里
剖开洪荒时代的水纹

一个叫琵琶的古镇在江畔弹奏弦歌
八百里沱江
发出越冬的请柬
河滩的每块青石
都浸出候鸟的节气
既然中华秋沙鸭选择在此签名
此地必定有
让翅膀信任的飞行

人类早已学会
用候鸟的语言修订边界
此刻临水的竹林
将月光编成簾席
托起你绒羽的代言
而明日振翅时
整条沱江都会跟着
轻轻腾空

(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会员)

战友,再聚羊城

□耕夫

题记:
戊戌夏别,乙巳冬聚。珠水汤汤,犹识旧时剑影;云山苍苍,还听往岁龙吟。数载星霜易改,一生肝胆长存。谨以数行诗句记之。

珠江的潮水在暗夜里堆起千叠雪
五年了 木棉再次用火焰的姿态
点燃我们霜浸的鬓边

相握的手掌间有号角在复苏
那些年 边关的月光
将剑气锻造成横跨天际的虹
今夜 酒杯撞碎星光
军歌把潮声推往南海之东

霓虹开始旋转天河
我们把整座星空按进酒樽
沉浮不过是杯沿的泡沫
肝胆依旧像当年那样
在暴雨中劈开晴空

潮信来了又去
我们学会在浊浪里辨认清风
任岁月在额间刻下航道
白发反而让眺望更加从容

捧起这掬带着咸味的月光
它曾在秦汉照耀过戍楼
此刻 千里的波光
正汇入我们共同的苍穹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)

我在城里有块菜地

□李光德

每当朋友问我家住哪里时,我都回答说:郊区茶园。说茶园是郊区,最不可辩驳的物证,是我在茶园有块地。

时间总在悄无声息地流逝。还记得刚刚搬至茶园时,这里新鲜的空气和畅通无阻的交通,着实让我兴奋了好多天。

但兴奋之余,也带着些许遗憾。当我第一次推开窗户时,映入眼帘的,并不是现代化的新城景象,而是一块被圈禁起来的空地,里面杂草丛生,乱石成堆,了无生趣。在空地的一个角落里,一栋陈旧的建筑显得格外刺眼,种种迹象表明,这是一栋上了一定年岁的烂尾楼。

家门口有一栋烂尾楼,让我对新家的期待大打折扣。只要看到这片杂草丛生的空地和那栋满是沧桑的烂尾楼,就会觉得新的家园并不完美,那份乔迁的喜悦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街边的梧桐用绿与黄的颜色转换,演示着岁月的流转。茶园新区也在一天天地变化,但这片死气沉沉的城市废地,丝毫没有“还阳”的迹象。

直到某天清晨,我像往常一样推开窗户,凉爽的晨风便趁虚而入。一阵激灵之后,我的视线从苍翠的远山回到楼下那片空地,意外发现那片我嫌弃了一年又一年的空地里,竟然冒出了一小块绿油油的菜地。

一个头戴草帽的大姐,正在那片空地

之中开荒种地。她的身后,是一排排刚刚栽下的菜苗。大姐忙碌的身影,连同她身后的菜地,成了这片废地新生的开端。我不去管这种废地利用是否有违规章,但我知道这片空地将被赋予生命的色彩,也会在我的心里种下一份别样的温情。

菜地从最初零星星的绿色点缀,一点一点地长大,最终变成了整片整片的翠绿。大姐的行动,让小区那些从农村进城的老人们,一下子就找到了久违的欣喜和生活的方向。这一块小小的菜地,瞬间直达这群社区老人的乡愁原点。大姐从那块荒芜的废地里,为他们淡而无味的日子,开垦出了带着泥土气息的希望,也将他们原本手足无措的城市岁月和无处安放乡愁记忆,变成了原汁原味的老家样态。

大姐的队伍迅速扩大,小区老人们纷纷效仿,不断涌向那片荒芜之地,开启了属于他们的“圈地运动”。那栋烂尾楼的周边,很快就有了这一块一块的菜地。那片死气沉沉的废弃土地,变成了希望与汗水交织的城市风情。而围栏中间那道被撕开的口子,也成了那片废弃土地和城市烟火连接端口。

荒地变菜园,是我没有想到的,却也触动了我对土地的情思。于是,我也跃跃欲试,决定圈上一小块,种植生活的乐趣。在靠近烂尾楼的一个角落里,我将

地上的野草一一清理,将地上的乱石整齐地码在四周,以宣示主权,让这块小小的新地有了一个清晰的归属。在这一块新地上,我将土地细细平整,然后种上葱蒜,以及空心菜等时令素菜。

等待菜苗成熟的日子,心里便有了一种温暖的期待。看着菜苗一天一天长大,一种同这座城市相生相长的奇妙感知就在心里潜滋暗长。这些从泥土中生发出来的希望,成了我写给这座城市的心动情诗,也承载着我故土的无尽想念。

自从有了这块菜地,我的生活开始有了不一样的表达方式,不再只是生活的简单念白,而是给那些原本程式化的日子,增添了一些浪漫的色彩和温情的修饰。闲暇之时,到菜地里转上一圈,和小区菜农交流种菜心得和生活感悟,甚至交换彼此的时令蔬菜,一种久违的温暖便在心底深处悄然涌动。这片小小的菜地里,竟然神奇般地长出了城市里极度稀缺的人情温度。

清晨,从露水丰盈的菜地里,摘回一把带着露珠的香葱和蔬菜,煮一碗香气扑鼻的面条,便开启了全新的一天。傍晚,当月光的清辉照在这片碧绿之上,一天的疲惫就有了一种绿色的消解。菜叶上折射出来的光晕,是这片土地对于每一个有心人的正向反馈。

每每看到这片菜地,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与安稳,就如同这片菜地一般拔节生长。因为有了这片菜地,不用焦虑菜叶上有没有农药的残留,也不会因为菜价波动而莫名地影响情绪。每每看到这片菜地,深潜在心底的某些情愫就会浮出水面,变得不再安分。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老家那块母亲精心侍候的自留地,想起在责任田里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父亲,也会想起老家屋顶上飘着腊肉香味的袅袅炊烟。

当这块菜地建构起来的生活坐标,同内心深处的情感纹理渐渐融合,我那说不清道不明却浓得化不开的乡愁,便开始变得清晰起来,有了一种可触摸、可感知的真实模样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)

